

马克思
恩格斯

论文学与艺术

马克思 恩格斯
论文学与艺术

二

陆梅林 辑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责任编辑：程代熙

封面设计：陈长敏

马克思
恩格斯 论文学与艺术（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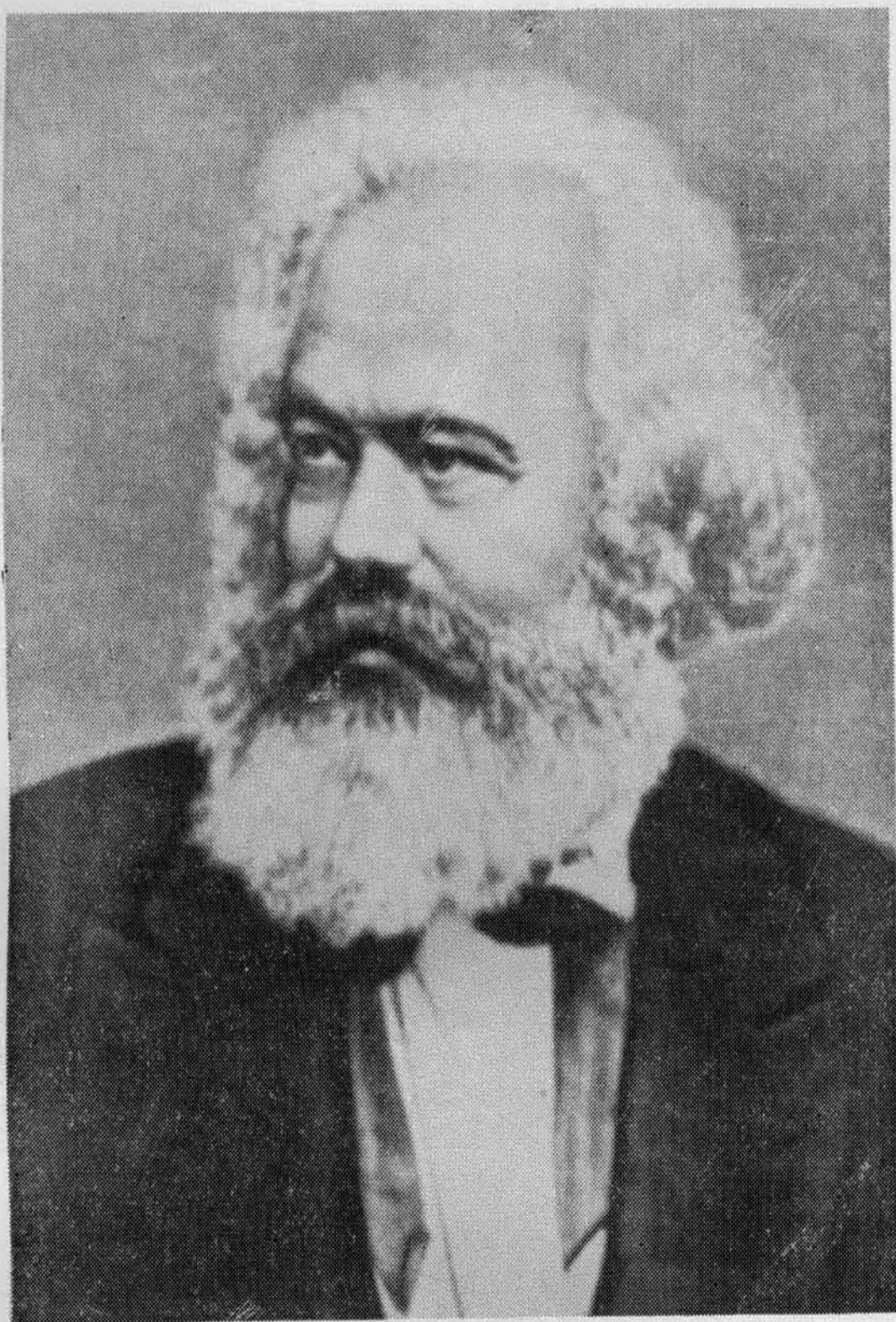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286,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插页 4

1983年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7,000

书号 10019·3388 定价 1.30 元



Karl Marx

目 录

第十二辑 十九世纪文学

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幅令人

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3

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过渡..... 5

用过去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 6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9

法国文学和作家

一 沙多勃利昂..... 11

二 拉马丁..... 12

三 贝朗瑞..... 22

四 雨果..... 25

五 乔治·桑..... 29

六 欧仁·苏..... 30

七 巴尔扎克..... 126

八 左拉..... 131

九 莫泊桑..... 132

英国文学和作家

一 瓦尔特·司各脱..... 134

二 骚塞..... 135

三 拜伦和雪莱..... 135

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
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第十二辑

十九世纪文学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1卷第44页。——作者按。

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84年)第1卷第3章第1节《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谈起》第2段第18—21页。——作者按。

③ 参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84年)第1卷第3章第1节《从历史科学的发展谈起》第2段第18—21页。——作者按。

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 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我们在《引论》里^①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 and 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市民等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③ 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

① 参看《哲学》第1章^②。——作者注。

② 恩格斯指的是《反杜林论》中《引论》第1章的开头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57页）。——编注。

③ 督政府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一七九四年失败后所通过的一七九五年宪法建立的，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存在到一七九九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编注。

决,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它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①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7—298页。

①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注。

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过渡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作用，自然是把一切都看作是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甚至象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作用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作用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1—52页。

用过去的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进步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①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① 这里指的不是一六六〇至一六八九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一八一四至一八三〇年法国的复辟时期（这是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编注）。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①，都表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②，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③。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① 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编注。

② “金苹果”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注。

③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这是恩格斯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上加的注——编注）。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采，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①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275页。

① 在一八四八年德文版中是：“神圣的和今天的”，在一八七二、一八八三和一八九〇年德文版中是“基督教的”。——编注。

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

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847年12月—1848年1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

① 在一八八八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注。

法国文学和作家

一 沙多勃利昂

我在研究西班牙垃圾堆的时候，也弄清了尊贵的沙多勃利昂^①的诡计，这个写起东西来通篇漂亮话的家伙，用最反常的方式把十八世纪贵族阶级的怀疑主义和伏尔泰主义同十九世纪贵族阶级的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自然，从文风上来看，这种结合在法国应当是件大事，虽然，这种文风上的矫揉造作有时一眼就可以看出（尽管施展了一切技巧）。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4年10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01页。

总的说来，我看过圣贝夫关于沙多勃利昂的书^②，这个作家我一向是讨厌的。如果说这个人在法国这样有名，那只是因为他在各方面都是法国式虚荣的最典型的化身，这种虚荣不是穿着十八世纪轻佻的服装，而是换上了浪漫的外衣，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

① 又译：夏多勃利昂——编注。

② 指沙·奥·圣贝夫：《沙多勃利昂及其在帝国时期的文学团体》。——编注。

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3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02页。

在维罗那，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沙多勃利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明确的诺言来加以充实）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一八三〇年，除了一些短暂的间隔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1889年12月—1890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页。

二 拉 马 丁

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①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是统治着巴黎的。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

^①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以后，拉马丁担任了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的职务。——编注。